

粵大記(上)

〔明〕郭棐 撰

黃國聲 鄧貴忠 點校

嶺南叢書

中山大學出版社



粤大记

〔明〕郭 棐 撰
黄国声 邓贵忠 点校

（上）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·广州·

粤大记

〔明〕郭 棐 撰
黄国声 邓贵忠 点校

(下)

中山大学出版社

·广州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粤大记/[明]郭棐撰;黄国声,邓贵忠点校.—广州:中山大学出版社,1998.11

ISBN 7-306-01432-3

I. 粤… II. ①郭… ②黄… ③邓… III. 广东-地方志-明代 IV. K296.5

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)

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毫米×1168毫米 32开本 30.875印张 775千字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200册 定价:80.00元(全两卷)

《岭南丛书》编辑缘起

《岭南丛书》者，岭南历代文献之荟萃也。南粤大地，山川毓秀，品物蕃庶，远通洋海。自秦凿兴安灵渠，唐拓大庾岭路，水陆通济，次第开发。南北文化，交流益畅，而世界文明，亦于焉交汇。于是士农工商，各勤其业，开物成务，创造发明，前人之述备矣。鸿文巨著，公藏私藏，珠玉纷陈，无虑百千。然而岁月不居，屡经蠹鱼之蛀蚀；沧桑世变，每遭兵火之摧残；“文革”十年浩劫，典籍毁损有加，群书亟待整理，以兴文化而惠来兹，此丛书之所由辑校也。

溯自岭南文化，早发祥于马坝，旧石器之故物犹存；文献流传，始记述于史迁，赵王佗之遗踪尚在。足征岭南地区开拓甚早，而秦以后，其发展之迅迈，与时而增。举凡政治、经济、科学、文艺诸端，靡不追步中原，灿然可观，间有卓立当时，蔚为先进者。如前人谓制糖工艺，乃公元7世纪自印度传入，然据公元1世纪岭南杨孚所著《异物志》，则知其时我粤人不仅能制糖，且品质远优于印度。又如唐宋而后，岭南之冶炼、纺织等工艺，均已居于全国前列。明代铸钱，高州之炉青钱为成色最高者之一。《广东新语》更记有一冶铁炉需千余人操作之壮观场面。此皆古代岭南人士聪明才智之所创也。

至若思想文化，则如惠能之禅学，远播东洋；张九龄、余靖、丘濬、海瑞之功业文德，永垂后世；陈献章、湛若水、陈澧之哲学、经学，屈大均、陈恭尹、黄遵宪、丘逢甲之诗作，康有

为、梁启超之学术思想、维新变法，黎简、居廉、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人之绘事，皆为后人所赞誉。尤有足称者，则明代黄萧养反抗封建统治之斗争；清世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壮举，皆足以振奋人心，而启迪革命之精神。至若三元里人民奋抗英兵，严惩侵略者之凶焰；孙中山高举革命义旗，遂摧二千多年之帝制，尤为伟烈丰功，名垂青史。

至言贸易，则名城广州，早立市舶之司；工贾云集，更成通商之埠。若夫波罗庙内，长祀南海之神；怀圣寺旁，永矗求风之塔，此乃舟子风波之祈祐，远洋贸易之航标，而为古代商务繁荣之见证。举要言之，则顺德之蚕丝、广州之牙雕、石湾之陶塑，早已贸迁海外，驰誉四方矣。

至于岭外人物，莅止南州，而留有嘉绩德风者，则如陆贾大夫之祠堂，永镌开发之功；达摩祖师之初地，遂启禅宗之绪；韩愈教化潮州，文风丕振；包拯抚循端水，清范长存；葛洪之丹灶，可溯道教承传；苏轼之歌吟，堪瞻风流文采；文天祥之抗敌成仁，陆秀夫之负帝蹈海，林则徐之销烟御侮，关天培之血战捐躯，咸令人瞻式不已也。

兹所列举，不过荦荦大端，前贤往迹，备详典籍。惟是文献累代承传，浩如烟海，对此宝藏，前人曾有《广东丛书》之辑，欲以保全续绝，用意良深。迨以时世变迁，未竟其业。我等深恐时愈久而版册弥湮，从事整理。惟感责任之艰巨光荣，惭才力之菲薄难胜。仅择其重要者，先为理其错简，补其残缺；标点分段，校勘谬讹；译句释词，间加按语；至于探源索隐，钩深致远，亦将次第展开，尽力而为。务期便于披览，广为流传，俾读者仰先哲之高风而立德立志，感故里之文明而爱国爱乡。学术则寻源别委，以明历代思想发展之条贯，有承有传；名胜则问果求因，俾悟创业之艰难而珍今珍昔。是当大有助于社会主义之建设，增进热爱桑梓之情怀者也。然而独力难支，众擎易举，惟盼

国中达人，海外名宿，惠予支持指导，庶几共观厥成，则幸甚矣。

广东省高等学校《岭南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《岭南丛书》凡例

- 一、本丛书收集岭南学者、作家之著述，及其他有关岭南之文献，包括文、史、哲、地、经、法诸类。
- 二、本丛书所收古籍下限，断至 1911 年辛亥革命前。特别重要者，可逾此限。
- 三、本丛书着重收历代学术成就卓著、影响广泛之著述，务期反映岭南文献之全貌。
- 四、本丛书着重收有学术价值的稿本、抄本、孤本、善本、罕见本。
- 五、本丛书一般不收巨帙、残本、府志、县志、或学术价值不大者。
- 六、凡字数不足 5 万字而难以独立成书者，根据以类相从之原则，把若干种合为一编。
- 七、本丛书之整理方式为：标点、校点、校注、汇编、辑佚等。
- 八、本丛书收入之著作，力求选用校刻精、错误少的一种版本为底本，校以通校本或参校本。
- 九、本丛书依照编委会拟定的“标点体例”，采用新式标点进行整理。
- 一〇、本丛书部分著作于书后附录有关作者传记、年谱，以及历代评论。
- 一一、本丛书为便于检索，原无目录者，均新编目录。

前 言

明代广东有两位方志学家，同负盛名，一为黄佐，一为郭棐。二人各致力于地方志纂修，著述甚富，后先辉映。黄佐首创《广东通志》七十卷，体裁渊雅，兼具识见。郭棐继之，成《广东通志》七十二卷，内容较黄志丰富，体例更臻合理。其另一著作《粤大记》三十二卷，在纂述广东的历史与地理中，别开体例，较专注于当世之务，饶有特色，受到后世编志者的重视。

—

郭棐（1529—1605）字笃周，号梦菊，广东番禺县人^[1]。郭大治子。弱冠，师事湛若水，与闻心性之学。嘉靖四十一年成进士。初授户部主事，寻改礼部。会武宗即位，次日传封七夫人。御札出，棐力争，纳还，曰：“方今先帝庙号未尊，中宫母仪未正，而遽有此举，何以示天下？”事遂得寝。辅臣高拱以专擅为时指摘，间语棐曰：“人言相度可操舟，如太横何？”棐应声曰：“倘其横不能容，更愿相公廓度。”拱滋不悦。棐遂以祖母年耄，请归养，因疏陈十事：如设史局官，录于谦之后，进薛瑄、陈献章从祀孔庙。皆获采纳。而棐以屡忤当路，出为夔州知府。至则务课农养士为根本计，兴建书院，选俊秀之士入读，躬教之。后晋任湖广屯田副使，摄蕲州道。万历五年，改任四川提学。时首相张居正方推行汰士法，棐独不肯执行，不沙汰生员，不裁抑正贡，不拆毁书院，不变卖学田。以是得罪去官。万历十

一年抵京，将补铨，时相国申时行、余有丁皆隸进士同年，雅欲推轂。而隸每与申、余相见，辄进规讽，由是失二相意，仅除广西合江副使。旋升湖北参政，转任山东宪使。未几，升云南右布政使，摄行堂事。时滇人方苦于师旅、贡金之困，隸与平丁苴，戢緬寇，疏请罢增金二千两以救疲民，为内阁所抑，不得奏上。万历二十三年大计，被人谗毁，隸遂乞休致。诏晋光禄寺正卿致仕。南归广州，闭门著述，暇又与王学曾、陈堂、姚光泮、陈履、邓于蕃、袁昌祚、杨瑞云、黄鏊、陈大猷、金节、郭槃等十六人结浮丘诗社，以续南园之绪。计优游林下凡十年卒。郭隸为人忠孝，外柔内刚，立身处事不为荣辱生死所动。性不喜声色，惟务讲学读书，虽寒暑不暂辍。在官则方谨清廉，多有惠政。及致仕归乡，恒关心桑梓利弊，陈议于当道以兴革之。生平著述甚富，计有《广东通志》、《粤大记》、《四川通志》、《右江大志》、《夔州府志》、《夔州记》、《宾州志》、《岭海名胜记》、《梦菊全集》、《炎徼琐言》、《酉阳正俎》、《名公玉屑录》、《兰省稿》等。其中以方志著作为多，用力亦最勤，煌煌巨帙，瘁毕生精力其中，毅力如斯，尤为可佩。清代阮元修《广东通志》，采用郭隸的《广东通志》和《粤大记》者不少，足征其著述之受到重视。

二

《粤大记》的编纂，郭隸很早就已着手，其自序中说：“余家粤白大夫素有志于百粤典故，爰以命隸。向来浮游齐、楚、蜀、楚间，未展初心。顷得丐休南还，订盟泉石，思以酬先大夫未了之志，乃取黄、戴二氏《通志》参订之；旁搜琼台、白沙、甘泉、渭崖、西樵、东所、青萝、白山诸集凡数十百家，标其所可书，补其所未备，各类分为三十二卷。”袁昌祚《粤大记序》则云：“郭勋卿语余云：‘异时新城先大夫尝志兹事，谓《通志》作

于官詹黄太史有年矣，欲补近事而绪正其浮滥，因詮次留笥中，间以草示蜀诸生。”可见他在万历初年已经着手编纂，万历十年任四川提学时已有部分草稿，及至休居故里，始得专心编订而底于成。其间网罗参伍诸多文献，厘正黄志的讹误，增添新的内容。一书之成，历时至十六七年之久，孜孜不舍，亦可见郭棐的志向了。

《粤大记》虽述一省之历史、地理，但不以通志的面目出现，故略去职官、公署、学校、坛庙、艺文等等内容，而着重于人物列传、社会状况、民生、边防等的记述。盖郭棐曾濡染理学，一生砥身砺行，操持方正；又历任地方官，洞悉当时政治得失、社会弊病以及民生疾苦。因此，在编纂本书时，他特别注意遵循两个原则：一是褒扬美德善行，以导扬风气，激劝风俗，主要体现在人物列传方面；一是着眼广东历史发展中的得失，尤其关注当世之务，以期引起世人的重视与鉴戒，体现在政事类的纂述中。由于郭氏此种见解而形成本书的特色，可从下面列举的内容表现出来：

一、《事纪类》，这相当于一般通志的“事纪”部分，郭棐有意避免流水帐式的记述，而将广东的漫长历史摘要分成十件大事，采用纪事本末体来编写。从《武周开粤》直至《海岛澄波》，叙事止于万历初年。每事本末毕具，序次分明。很明显，郭棐是想藉此阐述广东历史发展的大要过程，从中显示治乱兴废的经验，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。当然，其中表现的一些观点如视黄巢、黄萧养为乱贼等，则是不正确的。

二、《人物类》，此类又分为《宦迹》、《献征》两部分，再按人物的特点及成就分为《性学渊源》、《理学正传》、《清白流风》、《精忠大节》、《文学经纶》等十九小类。把人物分类归纳，标举其懿行德业而免罗列纷纭，其激扬风气，矜式前贤的用意，至为明显。他又广为钩稽文献，网罗遗逸，为许多前人方志未有收入

的人物立传，乃至善德美行君子，岩穴幽棲之士，均所不遗。故本书所收人物，远较黄佐《广东通志》、欧大任《百越先贤志》为多。而卷六《陈选传》中附载黜吏张𡩋的豪杰之行及其为陈选讼冤一疏，清楚表明郭棐为立传的原则。他认为张𡩋虽属下吏而行止可嘉，“《通志》不列其名，不纪其事，何以示劝”，故表而出之。

三、《政事类》，此类中包括有《岭海武功》、《兵职》、《军制》、《军器》、《弓兵》、《水利》、《珠池》、《屯田》、《盐法》、《广东沿海图》等。明代自嘉靖中期起，沿海各省即备受倭寇侵扰，为患连绵。广东除倭患外，还兼受海盗豪强之困，以致边防不宁，百姓困苦，社会动荡，民生凋蔽。及俞大猷督兵广东，始平倭患而固海防。本书海防、兵职、輿图等部分，正是针对当前的严峻现实，指陈得失，冀引起当事者及世人的重视，而资后人以借鉴的。屯田、盐法、珠池等类关系国计民生，而弊窦滋多，积重难返，为患无穷。本书历叙积弊所由，民生所苦，亦是关注世务，期在鉴戒。书末所附的《广东沿海图》尤具特色和价值，备受称许。其最可取者为图中标地名多而详细，并间附说明，如某处港口“可容巨舟”，某处港口“外浅内深，出入甚难”等等。于商旅舟航、渔船碇泊，边防军事，均裨实用。而近代考史，尤多资借，饶宗颐先生认为“尤为考证清以前港九地理之无上资料”^[2]，林天蔚先生亦誉为“是研究香港最早期的最珍贵的资料。”^[3]

本书的编纂宗旨，既如上述，但并非没有非议者。后人有谓其“详于大政而小者多遗，或详于当代而古事未考。”^[4]当然，从地方志编纂的角度言，此一批评亦未尝不合，但这恰恰是《粤大记》的优越之处，也是其特色之处。盖以一省之记而非通志之本书，其详于今而略于古，举大事而遗细碎，侧重现实，剖辨得失，对于当事者如何修明政治、关注民生等务，实堪借箸。作者

用意良深，盖不徒以备地方征献已也。

《粤大记》曾受到后代编志者的重视，清代阮元修《广东通志》，负责分纂的学者曾钊多方访求此书以助编纂，认为“足为吾粤献征”^[5]，并大量引用，特别是黄志所未收入的人物，均赖《粤大记》所载得以补充。据统计，阮志引用《粤大记》列传的共达一百九十人之多。^[6]不过，我们在校点本书的过程中，除了欣赏其优点外，还常常为一个现象所困惑，即每有令人费解的错误出现。例如卷二十四《李文儒传》是全抄用黄志的，黄志中有一段记述文儒为岭南节度使孔戣记室，时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，文儒请于孔戣优礼之，每月给送使钱。韩愈谢不肯受。所据为韩愈的《潮州谢孔大夫状》，事实确凿无疑。而《粤大记》则改“韩愈谢不肯受”作“文儒谢不受”，遂致事实不符，情理大悖。卷十三《陆展传》云：“宗室临川王义庆都督江州，招聚文学之士，远近毕至。太尉袁淑文冠当时，请为卫军谘议参军，而展及东海何长瑜、鲍照等并擅辞华，引为佐史。展尤老成，凡有著作，发所见闻，上溯秦汉，下逮晋宋。与义庆作为《世说新语》，褒贬规讽，简约玄淡，人喜传之。后以韵语嘲笑，其文流行。义庆大怒，白文帝除广州增城令。”传文明显取材于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。但是，《世说新语》之编纂，陆展实无参与，文献亦未有载，不知郭氏何所据而言。至于以韵语嘲笑同侪，致贬增城令者，则为何长瑜，具见谢传中。疏误如此，疑莫能明。其余如卷七《苏斌传》、卷二十二《金诚传》、卷二十四《古成之传》皆袭用黄志旧文而轻加改削，反使文意涩晦，叙事亦欠畅明。卷十《萧倣传》取材于《旧唐书》萧传，其中一句为“倣敕诸子缮补残书”，《粤大记》删去“补”字。作“缮残书”，一字之差，事遂径庭。凡此节录失当，裁削失宜，循至事实相违，意义抵牾者，所在多有。斐积十余年之功，网罗文献，厘正前志之失，以成本书，乃竟有如此纰缪，殊难索解。岂因年迈精衰，急于求成

而致此疏误？此则不免为全书之瑕。

对于郭棐的袭用黄志而又刻意删改，黄佐的裔孙、清人黄大千曾表示过意见：“逮明戴璟创为《广东通志初稿》，先文裕公踵成全书。郭勋卿谓是书洵宏博之鸿裁，而稗乘之骏艺也。郭复严于笔削，又创为《粤大记》，以补通志之所不及者。”^[7]细味其言，对郭氏之芟削欠允，似有微辞。

三

《粤大记》三十二卷，现残存二十七卷，缺卷一、二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共五卷。为国内仅存孤本。此本原为清道光时文献学者曾钊的面城楼旧藏，后归徐信符南州书楼，现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（以下简称中大本）。此书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未有著录，盖不彰于世已久。国外亦只孤存一部，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（以下简称内阁本）。但这亦非足本，缺卷一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共四卷。国内外两本所缺参差，正可互补有无，惟卷一仍无着落。幸清道光《广东通志》的分纂邓淳在编志之余，撷拾文献以成《岭南丛述》一书，其中收录有《粤大记》卷一的部分内容，即秦汉时期广东设置郡县的情况。今据以补入为卷一。不过，郭棐在《自序》中概括此卷内容为“粤山标英，粤海钟灵。秦汉郡县，爰有释名。作纪胜释名第一。”则此卷应包含有叙述广东山川形胜和郡县设置两个部分。^[8]现在虽已补入后者，而前者的有关文字迄未找到，惟有归于阙如了。

关于本书的刊成时间，过去虽有成说而不可从。饶宗颐先生定为成于万历年间，仅泛指而无确定年分。^[9]林天蔚先生定为刻于万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间，所据有二：（1）《粤大记》郭棐自序；（2）《岭海名胜记》王学曾万历二十四年所作序：“余同乡梦菊郭公……业已刻《粤大记》三十二卷传于世矣。”^[10]但实际情

形恐非如此，试举书中的若干例子为证：

一、卷五《科第》载有明代历科广东进士名录，所录科第直至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赵秉忠榜而止。

二、卷二十三《海防》载有万历二十五年十月，两广总督陈大科会同广西巡抚戴耀关于区处安南黎氏的题本。

三、卷十八《陈万言传》云：“年十一，以奇童称，人为邑庠弟子。垂二十年，领壬子（嘉靖三十一年）乡荐……卒年七十有五。”则万言中举时约三十岁，下推其卒年当在万历二十五年。郭棐是万言友人，为之作传应在万历二十五年以后。

据此，《粤大记》刊成于万历二十四年之说无法成立，二十一年则更无论矣。而确实的刊刻时间，当在万历二十六年左右。至于王学曾《岭海名胜记序》的说法，极可能是一时误记而已。

通过校勘，我们发现中大本是初刻本，内阁本是在初刻的板片上作了一些增补和剋改，再行刷印的增订本。故两本版式、字体、行款均相同。内阁本的增订，遍及各卷，其中显著的例子是：卷十四《唐伯元传》，中大本卷首目录有唐传之目，而正文无之。内阁本已补撰传文，且有意控制字数，刚好补成一叶，使与下文紧相衔接，而免引起版面的更动，足见作者是经过细致考虑来处理的。卷二十一《何功右传》，中大本在“尝夜归，遇盗于途”句的次行，行首只有“群盗”二字，以下至行末均为空白。这可能是作者行文至此，尚费思量，留下空白，以待斟酌补写，乃至开印匆忙，未能顾及。内阁本则为之补足文字，刚好与下文紧接。经过改订的部分，其文字大抵较初印本为优长。

四

本书的校理，原以中大本作底本，开展有日，始辗转获得内阁本影印本，遂以之参校。两本均有错讹，鲁鱼帝虎，别风淮

雨，触目多有。加以郭棐在采用史传旧文时的裁削、节录失宜，更增加了校理的困难。赖邓贵忠先生担负起大部分的校勘工作，历时数年，钩稽文献，订正失误不少。但我们学殖未充，勉承斯事，自感力薄难胜，谬误不免，尚祈方家教正为幸。

校点原则，已另见《校点凡例》中，此不赘述。

当本书整理之初，适李新魁兄讲学东瀛，曾承摄得内阁本部分书影，借供参考。数载于兹，方期共观厥成，以酬雅意。不图于秋间遽然委化，执笔至此，弥用伤怀。另外，书稿承李龙潜教授审阅，提出许多宝贵意见；刘翰飞副编审担任责任编辑，多所教正。均此敬致感谢。

1997年冬 黄国声
写于康乐园中之参半居

注：

- [1] 郭棐的籍贯，诸说分歧，或以为南海，或以为番禺，莫衷一是。然《粤大记》卷五《科第》、郭纂《广东通志》自序均自称番禺人。康熙《南海县志》则以为南海人。或谓“番禺与南海同城而治，容易混淆，致生两说。”则恐未安。盖明代户籍管理极严，岂容混淆。而人与籍异地的现象，则在仕宦中常有。故《明进士题名碑录》嘉靖壬戌科郭棐名下注云：“广东广州府南海县军籍。”罗元焕《粤台征雅录》陈仲鸿注云：“棐，本籍南海，先世家于番禺。”金薤茅辑《浴日亭次韵诗》于郭大治、郭棐父子并注云：“广东南海籍番禺人。”观此，则纷纭众说，于焉可定。

- [2] [9] 饶宗颐《港九前代考古杂录》，载《饶宗颐史学论

著选》。

[3] [6] [10] 林天蔚《广东方志学家郭棐及其著作考》，载《汉学研究》第三卷第二期。

[4] [5] 曾钊《岭南丛述跋》。

[7] 黄大千《粤小记序》。

[8] 杨宝霖《粤大记佚文续辑》，载《羊城今古》1988年第5期。